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走向軍國主義的美國

華北新華書局

走向軍國主義的美國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第三輯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美國戰後

經濟恐慌

(第一輯)

濟學者瓦爾加與美共中委愛倫的論文，並有美國共產黨在反對白勞德修正主義以後的情況。

世界往那裏變動？

(第二輯)

本書為英共中委杜德（名政論家）、波立特等人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喧囂的駁斥與歐洲各國情況的解剖，為研究目前國際問題的一本有力參考書。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假如你對即

將到來的美國經

濟恐慌還有不十

分了解的地方，

請讀這一冊書。

內裏有世界名經

走向軍國主義的美國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第三輯——

著者：美國爭取和平委員會等

編輯者：華北新華書店
編輯部

出版者：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三月出版

目 錄

走向軍國主義的美國.....	龔澎譯
美國獨佔資本家的軍火利潤.....	魯濱斯坦
美國如何助蔣擠大中國內戰.....	王 國
美國經濟的危機.....	尤里·朱可夫
關於國外盟軍問題.....	莫洛托夫
巴黎的雙簧.....	愛倫堡
蘇聯的五年計劃.....	張則孫譯

走向軍國主義的美國

美國爭取和平委員會輯
冀 澎 譯

譯者按：由於共和黨的勝利，美國在最近將來的趨勢，大體上是明朗化了。一年以來，美國的內外政策起了一個基本的變化，這變化，一言以蔽之，應該稱之爲「走向軍國主義」，這是關係於整個人類幸福的天字第一號的大事件。這事件是怎樣發生的呢，其內幕的情形又是如何？這篇文章解答了這些問題；這是些內幕性的材料，但是絕對可靠的材料，我們敬向每一個關心中國前途和世界和平的讀者，推荐這篇文章。

十一月十日

我們美國人是愛好民主與和平的。我們大多數的人最不喜歡的便是打仗。這一椿無可置駁的事實，說明我們的社論作家最喜歡說美國人缺乏任何侵略的意圖，是真實的。可是，太經常了，戰爭的製造者卻恰恰利用這樣的事實，來掩蓋他們自己的活動，以踏上指揮和管治的地位。

以下的記載，是從有名的記者發表的材料中錄下，說明了比較少但很有權力的力量在美國如何取得指揮地位，而且在準備着使美國人民去接受另外一個世界戰爭。

軍人集團和好戰集團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二日，商務部長華萊士在紀念已故總統羅斯福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聚餐會上，警告提防『一個小的軍人集團瘋狂地企圖』發動反蘇戰爭。

三月二十四日，紐約前鋒論壇報科學編輯奧尼爾這樣寫：『華盛頓軍人集團所發動的行動，大抵都是通過他們在國會中出出進進的走狗的。』他又說：『每一個可能使原

子能用在人類福利上的步驟，都被軍人集團完完全全殘酷地壓制了。所有的行動——包含原子能管制法案在內——都是指向着製造戰爭的方向走的。」

奧尼爾繼續說：「一些滑稽的外交把戲搬上了舞台；其目的是爲了供給明顯的理由，以使軍人們用詭計來統治。這便是在加拿大的所謂間諜恐慌——牠是所有人的笑料，除了那些最容易被騙的人外。還有那所謂伊朗的情況——牠是美國國務院用所有的各式各樣的傳奇性的故事裝點起來的……」

「一個科學家是很難想像還有比外交人物以原子能戰爭作威脅，以求達到某一國家的油礦的獨霸權更白癡的事——當原子能正當發展作爲福利用途時，用油來作動力，就會像用弩砲一樣古舊了。」

三月十八日，華盛頓專欄作者約瑟夫和司徒華亞爾索兄弟在紐約前鋒論壇報上作文，其標題爲：美國以保有新武器決定外交政策。文中述及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新路線——所謂對蘇強硬政策——是美國發展的新武器的直接後果。他們描述了這些武器是如何可怖的圖畫，又說，美國的專家們，懷疑蘇聯最高指揮部還沒有認識這新武器的意義。

以與美國最高決策的人物有極好關係而著名的亞爾索兄弟，寫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然而，新武器的存在，遲早要使我們必須確定對蘇的政策是否可以強烈地改變。」

換言之，即假如恐嚇蘇聯不成功的話，那末「新」的武器便必須使用了。

在又一段很重要的敘述裏，又報導有些將領是很爲這樣的事實所愁惑：即「美國憲法簡直要這國家在它本身未備戰前去迎接他人的突擊。」

既然在目前和可以見到的將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處於向美國突擊的地位的，這句話很明白地表示某些軍人在開始對這一點生氣了——這點便是：美國憲法把決定戰爭或和平之權，交給選舉出來的民官而不是交給軍人。

J. 史蒂爾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的廣播中，以爲亞爾索的報導的意思是說：「我們必須處在一個不受憲法約束，而使用原子彈作爲突擊武器的地位。」他說「好戰集團」包含「各式各樣的份子——在陸、海軍，財政和國際卡迪爾內的年代長久的或資格較淺的份子」。他們「運用巨大壓力」，經過「無線電和報紙宣傳的可怕的掩護熾火，使一個六個月前的盟友，幾乎變成敵人。」

這些巨大的壓力顯然指向與蘇聯作原子戰或是原子戰威脅；其嚴重程度，足使紐約前鋒論壇專欄作家李普曼公開警告說，這樣的突擊是不會成功的。

李普曼在他最近赴歐前寫道：「沒有任何原子轟炸可以摧毀紅軍的。牠僅能炸燬軍需工業的設備。蘇聯對原子進攻的防禦是明顯的：以步兵散佈歐陸，向我們在波蘭、提

克、奧、瑞士、法、比、荷蘭、瑞典丟原子彈挑戰。我們越威脅要去摧毀俄國城市，蘇聯置身歐洲及一些城市——都是我們除非屠殺成千成萬我們的朋友不能毀滅的地方——作爲防禦，便越是明顯。」

皮爾遜在紐約每日鏡報三月二十九日的專欄裏，指出軍人在等候某些藉口，好用原子彈炸蘇聯；他說：「在斯達林自伊朗開始撤兵之前，對蘇形勢嚴重到一種程度，美國的軍人已開始認真地討論轟炸蘇聯的油田了——假如紅軍開始對土耳其侵略的話。杜魯門總統反對使用原子彈；但軍事戰略家以爲用長程轟炸機，毀壞了蘇聯的油田，就會使紅軍不能動作——假如牠向土耳其或達達尼爾海峽進攻。」

以上所說的含意是軍人現在認爲他們保有一種武器可以而且必須不和美國人民商量就使用的。根據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報波爾氏稱：「皮爾遜得到李海上將作爲他消息來源之一。李海也在培養由於專欄作家秘密搬弄而正在掃越全國的反蘇感情……皮爾遜把李海的狂野的恐慌傳達給他的千百萬的讀者——他們以爲過去皮爾遜是一個自由主義頭腦的蘇聯朋友，因此他們相信皮爾遜改變態度是有理由的，雖然事實上他只是調換了他的消息來源罷了……李海認爲是侵略危機的，其實從一般的溫和份子看來，只是蘇聯學習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而要求的再調整而已。」皮爾遜的報導，假如是反映李海上將和軍人們的脾氣的話，似乎還帶着一種試探性質。

『危機』

上面所摘錄的皮爾遜報告提到時局的『緊張性』并使用『伊朗危機』的名詞。

希拉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的紐約前鋒論壇報上總括了這『危機』，認為有些證據是英美製造出來的，而且指出伊朗事件的真正意義。他說：『大概一個月前報上登載着兩個報導。牠們解釋英美集團和蘇聯在安全理事會中鬥爭的重要性只有在今天才能為人賞識。一個報導來自華盛頓，另一個——很奇怪地——來自柏林。

『華盛頓的電報是三月十五日，亞爾索氏兄弟——我們華盛頓最敏銳的記者之二——報導——在美國決策者之間只有一個理由使他們相信最後不至有戰爭。』這個理由——他們說——便是：爲了阻止蘇聯，我們必須加速『最暴烈的危機。』

『亞爾索氏的話在六天之後——在三月二十一日——從一個不平常的來源得到了證實。在紐約時報的蘇士貝格從柏林拍發的關於佔領德國的紅軍縮編的一文的結尾中，有兩段有趣而完全不同主題的紀載。假使記得蘇士貝格毫無疑問地是得到德國首都裏美國外交人員的信任的；那末，這兩段紀載是特別有趣的。

『他在三月二十一日拍電說：『某些外交家相信這危機可能是美國政府故意抓住作爲造成輿論和加強美國在行將恢復聯合國會議中討價還價的手腕』。

「蘇士貝格先生又說：『根據這些觀察家，爲了支持偉大的同盟而造成的戰時親蘇感情的動力在停戰後繼續得太久了。這就使政府行政方面執行目前所需的強硬外交很困難。爲了這理由，這些觀察家認爲，因此人們便製造一種爲了達到輿論上更好的心理準備，好使政府採取較強硬的路線』。

希拉繼續說：『原來就是這樣造成一個運動，使美國人民不那麼親蘇？爲了阻止蘇聯便故意計劃一種暴烈的危機？……』

『看來似乎不成問題，當國務卿貝爾納斯最後一次在莫斯科的時候，他用盡一切力量順從蘇聯。對這樣一個人，妥協是來得很自然的——因爲他的天性如此，也因爲他在國會的悠長經驗——他相信和戰後鬆動筋骨的蘇聯妥協是既可能，又合意的。於是他在莫斯科採取了一些妥協。

『至於這些妥協是好還是壞，只有時間才能顯示。而事實卻是當他回到華盛頓之後，他發現自己處在一個極端不安的地位。從白宮一直往下，新的路線是：『對蘇強硬，防止他們。』他受到各方面的指責，因爲他在莫斯科對蘇『退讓』了。我不以爲這樣說是不正確的：他被逼了解，除非他立刻採取一條『堅苦路線』他便會被另外一個能夠採取這種路線的人所代替的……』

『很快地某一種危機正在製造中便成爲很明顯的事了。國務院在三月十二日晚發表蘇聯在伊朗的軍隊西向土耳其與伊拉克移動，這件事直至今天依然是有些神秘。有沒有一個最老的華盛頓記者能記起以前什麼時候國務院在晚上八時召集他們，供給他們關於

一個外國軍隊在遙遠的地方移動的新聞呢？當希特拉軍隊進入萊茵的時候，國務院會這樣做過嗎？進入奧國的時候？進入捷克的時候？

『然而到底那些爲我們報紙的駭人聽聞的頭條新聞所粉飾的這些「重大」的蘇聯隊伍以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國務院卻沒有說明……關於紅軍的進展，國務院一個字也沒有說。他們可回來了嗎？他們可是在大風雪中失蹤了？國務院從來未告訴過我們。然而嚇人的頭號標題却達到了一個目的。』

對貝爾納斯的哀的美敦書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亞爾索氏兄弟可以在分析杜魯門的政府說：『有關外交政策之事是完全歸貝爾納斯管的，』然而目前已不是這樣了。

以後的事情支持希拉的論點；就是在貝爾納斯從莫斯科回來之後——即在他和蘇聯在幾個重要關節得到協議之後——他從李海上將和總統那裏收到哀的美敦書，要他執行對蘇強硬政策，否則滾蛋。

三月初，華盛頓記者白朗——最接近李海上將的新聞記者——報導說貝爾納斯可能辭職，由馬歇爾將軍代他。報紙充滿了對貝爾納斯的攻擊。他被描畫爲對蘇聯採取『慕尼黑妥協』路線的人；而且預言他將被一個『較強硬』的人代替。

亞爾索氏弟兄報導：對貝爾納斯的這些攻擊都是從李海辦公室裏發出的。他們說斯退丁紐斯是服從於李海的影響的；而貝爾納斯則不然。三月十六日，李海打破他不和記者接談的習慣，向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安得路士，否認這個報導。總統也否認他倆之間有間隙。然而接着這些否認，貝爾納斯的政策便來了一個嚴重的轉變，表示着貝爾納斯一定是決定了對這哀的美敦書讓步，而強硬起來。放棄了把伊朗問題延遲至多不過兩星期的做法（只有赫爾斯脫系報紙才把這問題描寫爲危害世界和平），他煽起了國際危機的火焰。

他的強硬立場擴大了美蘇之間的隙縫，而使克洛克在四月七日紐約時報上說，貝爾納斯『在華盛頓獲得了新的地位……他表示了他能夠堅決的。在四月六日，亞爾索氏弟兄報導貝爾納斯贏取了『一種新的支持——范登堡的支持。』

四月十四日，美聯社記者海韜華從華盛頓報導：『官方說國務卿貝爾納斯情願冒險造成英美蘇間最惡劣的分裂——甚至預定巴黎會議失敗的命運——而不做任何走向好像是允諾蘇聯的要求的事情。』

李海上將的角色

聽過邱吉爾在福爾頓號召基督教人民成立聯盟的人，也許記得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五

日李海上將在伊哦華州的凡而嫩山，用相似的口吻宣稱：永久和平只有『開化了的基督教人民在這次戰爭的結束，參加嚴肅的協議立即聯合所有武力，以便和任何一個國家在將來可能侵犯任何其它國家的主權和領土而作戰』才能達到。

李海對美國政策的影響是多數的消息靈通的記者所熟知的；但并非爲美國人民所知。以下是幾個著名記者的證實：

查爾氏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紐約時報上說：『在杜魯門政府奇奇怪怪五花八門的人物裏，沒有一個人有比李海上將更有影響而同時又最不爲人民所知道的……總統已習慣於倚重這位顧問。毫無疑問地，他最近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勸說總統有對蘇採取堅決立場的必要』。

司徒威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上說：『有關國際政治的問題，杜魯門總統對外交政策的主要顧問，可能成爲危險的前例。肯定地，這不是美國傳統以內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不理耶和帝凡特在紐約郵報上說：『現在杜魯門繼任總統，對許多國際政治他都是生手；李海便不僅是陸海軍事顧問而且是成爲世界政治的顧問。一般了解他對貝爾納斯的主要不滿，是因爲後者對蘇不夠『堅決』。』

李海，羅斯福總統駐維琪的大使，是良當的堅決的同黨，是歐洲所有進步運動的公開敵人；這些進步運動他都既簡單而又純粹地加上『布爾希維克主義』的標誌。羅斯福對法政策的初期態度，他過低估計法國地下活動，大部分可以歸咎於李海。

李海對杜魯門的影響不知比對羅斯福要大多少倍。杜魯門——他經常承認他對世界事態缺乏知識；他的一般傾向可以在一九四一年納粹進攻蘇聯時他的聲明中可見。他說我們應該幫助蘇聯，假如納粹打勝仗；幫助納粹，假如蘇聯在打勝仗。他存着一種聖潔的希望：希望他們互相毀滅；杜魯門是在讓李海決定政策。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海外通訊社記者霍甫斯從華盛頓報導：『軍人佔有實際上統制美國外交政策的地位，這已成爲確定的事實。此間承認，國際事務均受白宮直接處理，這種情形逐漸多起來了——國際問題決定了之後才和國務院商量……杜魯門事實上自已是國務卿，或者甚至比羅斯福操縱國務卿職務的程度還要大。這就是說李海——一個軍人——對外交政策的控制比文官的貝爾納斯大的多。』

三月二十九日安得路斯在紐約前鋒論壇報稱，貝爾納斯所追隨的關於伊朗的政策是和軍部磋商後決定的。

美國情報當局

不僅是直接通過李海上將，軍人才『事實上控制』美國外交政策。

亞爾索氏弟兄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紐約前鋒論壇報報導：『政策是根據事實決定的；因此替最高當局選擇和準備資料的人便不可避免地要參加決定政策。就這些古老的

謬言看來，蘇埃爾士海軍少將——新的中央情報局指導員——目前擔負替總統準備每日世界情況摘要，便特別有意味了。蘇埃爾士，杜魯門的老朋友，米蘇里的同鄉，總統私人選當中央情報局的總裁，目前必須被看做對美國外交政策擁有主要和有力影響的人物。

『杜魯門每天對世界情勢唯一的讀品——每日摘要——是蘇埃爾士幕僚的九個年青的軍官——從海、陸、空軍方面挑選——和六個國務院推荐的人所草擬的。每天午飯後，蘇埃爾士把摘要送到白宮；一般地親自呈交給總統……』

亞爾索氏批評『總統採用的這新計劃的意義，不可過低估計。就蘇埃爾士部僚的組成，其顯著意義之一即海、陸、空各軍事部門對世界情況的意見將更堅常地——縱使是間接地——傳達給總統。陸海空各軍事部門參與較多的意見之重要性，國務院是看清楚的。牠原來只有三個人附屬於蘇埃爾士的部門，後來堅持增加到六人。就是如此，軍事部門的代表依然佔多數。』

亞爾索氏注意到杜魯門對外交事態的『增長着的興趣』，說蘇埃爾士部門的成立表示總統將更進一步干涉外交政策，反對國務院承認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建議。

在六月七日，杜魯門總統指派范登堡參議員的姪兒范登堡中將繼蘇埃爾士之任。蘇辭職回到他在聖路易士的銀行和保險事業去了。范登堡中將為前陸軍部助理參謀長和陸軍情報負責人。

軍人滲入外交團體

今天幾個最重要的外交職位都是軍人在掌握着。而他們又都是李海上將的好朋友。作爲總統駐華特使，馬歇爾將軍掌握着美蘇在全世界利害正面衝突的地域裏的樞紐地位。

斯密司將軍——根據特別法令——一方面代理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同時允許他保留軍人的地位。在他赴莫斯科途中，在法蘭克福，有人摘錄他的談話說美國人民中對『蘇聯到底要什麼，他們的動機是什麼』是存着『很大的懷疑的』的。

寇爾克海軍中將，最近被派遣爲駐比利時大使兼駐盧森堡公使。

希爾特另中將被任爲助理國務卿，於是一位中將便參加到國務院裏去了。

軍人組織的太上內閣

軍人取得了一個最要害的站腳點，當杜魯門總統發表『元老政治家』委員會的任命——由五個陸軍將領和五個海軍將領（連李海在內）組成，這委員會在國內報紙上受